



香港教育學院 2015 至 16 年度

學術研究 學科研究論文

姓名：黃蓓琪

課程：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四年全日制)

學生編號：

科目編號：CHI 4900

題目：觀天人之際——從人與他物的交際看《廣異記》的撰作意識

指導導師：葉倬瑋博士

遞交日期：2016 年 5 月 16 日

目錄

緒論	1-3
一、研究課題簡介	1-2
二、文獻回顧	2-3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3
第一章 物類共通的世界觀	4-5
第一節、 共存而無別的世界	4
第二節、 人之能力存在限制	5
第二章 人與他者之交際	6-12
第一節、 互助中對人倫的肯定	6-8
第二節、 愛戀裡的世俗化傾向	8-10
第三節、 對立中對人的本質的思考	10-12
第三章 交際中的抒情之筆	13-15
第一節、 一如鏡子的願望反映	13-14
第二節、 現實世界的批判思想	14-15
結語	16
參考書目	17-19
附件一 《廣異記》中人與他物交互的小說略述	20-32

緒論

一、研究課題簡介

小說乃史家之支流。¹在歷史敘事追求「記事貴真」的「實」上，²小說把其「幻設為文」的「虛」置於其中，³成為虛實結合、寓實於虛的作品。這種虛實關係展現了小說家「始有意為小說」的主觀意識，⁴而此意識在唐代尤為明確：「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作意乃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⁵唐代小說作者與前朝小說家的立意不盡相同，他們以「記」、「傳」命名作品，在「補史之闕」的意識中引入文學的虛構與想像，⁶把唐人小說逐漸推向成熟。

戴孚（唐代人，生卒年不詳）的《廣異記》載「天地奇異，包羅廣博」，⁷是唐代志怪小說融合歷史敘事與小說創作的重要歷程：

本書上承六朝志怪，大都用記聞之法，故短幅者眾，然重乎情致，發揮藻思，已是唐人面目；而較長之篇達四五十事，裝點筆墨，乃用傳奇之法，尤可見演進之跡也。⁸

《廣異記》以取材真實的記聞之法加以筆墨與情思，突破人與神、鬼、動物形體上的界限，令人性與物性相通。此書刻劃出人與他物共存而相通的世界，他們可以如朋友般相助、戀人般相遇、夫妻般相知。這世界所承載的，正是《廣異記》「觀天人之際，察變化之兆」的命意。⁹顧況於〈戴氏廣異記序〉中指出正因

¹ 不少學者在研究小說與史傳文學的關係時指出小說是由史傳文學發展而來，兩者的關係甚為密切。其中，程國賦從「作品的命名、內容構成、敘事模式、創作主旨、議論化傾向、小說理論」六方面分析，指出史官文化對唐代小說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史素昭在其著作中分析了「唐初八史」的八本史書中的小說色彩及其對唐代小說的影響。汪道倫亦在其論文中指出「從古老小說與史傳文學的藝術淵源來考察，從『記事為真』到『以虛補真』，再至『虛實相生』，終於『寓虛於實』，這恐怕是史傳文學向小說發展的一條清晰脈絡」。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1-22；史素昭：《唐代傳期文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頁52-126；汪道倫：〈從踵事增華到虛實相生——中國古典小說與史傳文學藝術淵源探微〉，《齊魯學刊》，1995年4期（1985年8月），頁102-106。

² 汪道倫：〈從踵事增華到虛實相生——中國古典小說與史傳文學藝術淵源探微〉，《齊魯學刊》，1995年4期（1985年8月），頁103。

³ 魯迅撰，郭豫適導讀：《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4。

⁴ 魯迅指出「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可見唐代小說作者具創作的主觀意識。同前註。

⁵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371。

⁶ 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1-22。

⁷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上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88-489。

⁸ 同前註。

⁹ [唐]顧況：〈戴氏廣異記序〉，見[唐]唐臨、戴孚撰，方詩銘輯校：《冥報記 廣異記》（北京：中

聖人有其不知、神人有其不測，戴孚才要借「怪力亂神」之事，「禮樂行政，著明聖道以糾之」。¹⁰這樣的撰作意識說明了《廣異記》非單純記錄人與他物交流的怪異之事，而是借人世奇異見聞、鬼怪精靈情狀以「示人」的作品。¹¹

二、文獻回顧

李劍國在《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中以《廣異記》為志怪傳奇小說集，承認《廣異記》上承魏晉志怪小說外，在情節及手法上的突破。¹²而《唐代小說史》、《中國文言小說史》、《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等，¹³皆有對《廣異記》及當中作品作簡短分析，同時指出了《廣異記》上承六朝志怪、下啟唐傳奇的重要地位。文學地位的肯定外，不少著作提及此書在個別文學母題上的發展，如《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取《廣異記》中與佛經相關的故事闡發佛學與唐代小說的關聯及發展；¹⁴《廣異記中的幽冥情緣》把書中的人鬼戀與六朝的同類故事比較，論證《廣異記》在情節及手法上的進步。¹⁵除了個別題材的論述外，還有欲以《廣異記》還原唐代社會的著作，《宗教體驗與唐代世俗社會：〈廣異記〉的一種解讀》就是一例。¹⁶

專書以外，不少學位論文亦以《廣異記》研究文本，如吳秀鳳的〈《廣異記》研究〉考證了此書的篇目及素材來源，把其內容歸為四類並集中研究變化及崇拜的母題。¹⁷梁慶華的〈戴孚《廣異記》研究〉論述此書的敘事藝術及當中四類小說內容的寫作特點。¹⁸而魯靜的〈《廣異記》鬼魂意識研究〉則從社會及心理的角度研究書中的鬼故事，了解唐人看待鬼神的不同意識。¹⁹唐雯的〈論英國漢學

華書局，1992年)，頁1-2。

¹⁰ 同前註。

¹¹ 同前註。

¹² 同註7。

¹³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42-345；同註6。

¹⁴ 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70-179。

¹⁵ 劉楚華：〈《廣異記》中的幽冥情緣〉，載《唐代文學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頁637-664。

¹⁶ Dudbridge, Glen,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宗教體驗與唐代世俗社會：〈廣異記〉的一種解讀]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¹⁷ 吳秀鳳：〈《廣異記》研究〉，載傅璿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第七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478-481。

¹⁸ 梁慶華：〈戴孚《廣異記》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¹⁹ 魯靜：〈《廣異記》鬼魂意識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家杜德橋之中國古代民間宗教研究》就重於探討杜德橋借《廣異記》還原唐代社會的特點與價值。²⁰

近年來，不少期刊論文對《廣異記》進行了不同程度及角度的考察，如〈觀天人之際，察變化之兆——從《廣異記》看神怪小說的文學價值〉研究書中的人與物的相互溝通，²¹〈論《廣異記》的民間文學性〉從《廣異記》的背景、素材來源和撰述方法等歸納此書的民間文學特性與價值，²²〈論戴孚《廣異記》中的傳奇之作〉歸納出書中四十五篇傳奇並對此作出分析等。²³以上的著作及論文從不同的視角分析《廣異記》在唐代志怪小說中的重要地位，對後代讀者解讀《廣異記》作出莫大的貢獻。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上述可見，學界在《廣異記》的研究上已取得一定成果。這些著作及論文的分析，對本文整理及了解書中的內容有莫大的裨益。而不同於以上的著作及論文集集中分析某一類的文學母題，本文將嘗試把著眼點帶回《廣異記》本身，借歸納及分析小說中人與他物交互的文本，了解戴孚寄寓書中的思想，分析《廣異記》的撰作意識。在細讀文本《廣異記》外，本文將主要以文獻研究法、歸納法、分析法進行研究。本文將以文獻研究法整理現有的文獻資料與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了解作者戴孚的生平、《廣異記》成書的大致背景以及不同母題的故事特點，以便融入本文後續的歸納及分析中。

在文章思路上，本文將先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了解《廣異記》在物類共存之下建立的世界觀。繼而把小說中有關人與鬼神、動物交際的一百五十二篇小說歸納為不同的主題(見附件一)，再因應不同的主題對文本進行分析，研究戴孚置於個別主題中的思考。最後，本文將綜合不同主題的分析，歸納及推敲戴孚寄寓《廣異記》中的「情」，了解作者的期盼與批判。

²⁰ 唐雯：〈論英國漢學家杜德橋之中國古代民間宗教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²¹ 歐陽健：〈觀天人之際，察變化之兆——從《廣異記》看神怪小說的文學價值〉，《甯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1期(1999年2月)，頁29-34。

²² 張軍：〈論《廣異記》的民間文學特性〉，《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7卷3期(2006年8月)，頁15-18。

²³ 石麟：〈論戴孚《廣異記》中的傳奇之作〉，《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卷1期(2003年1月)，頁12-16。

第一章 物類共通的世界觀

第一節、 共存而無別的世界

漢魏六朝時期，在巫術、仙說、鬼道、佛教各思想並而盛行的情況下，志怪小說大盛。²⁴此等思想之下，神仙、鬼怪、物怪有著人沒有的能力，是「超越的、神秘的存在，和平凡人之間有著絕對的界限」。²⁵因此，六朝志怪小說大多在於搜羅異事、「自神其教」。²⁶此時的人與他物雖可溝通，卻有著明確的分界線。及至唐代，宗教上的三教合流基本形成，宗教的融合及世俗化形成了仙界、冥間、人世相互靠近的書寫傾向。²⁷如〈麻陽村人〉中，村人隨豬走數里即可由人間而入仙界；〈薛濤〉中，陰間使者可至人間找薛濤，而薛濤備馬而去數十里即至陰間。²⁸可見不論是鬼神、動物或是人類皆可行走於三界之間，自然地與異類相遇、相知、相助，共存於世界之中。

即使仙界、冥間、人世在空間上不盡相同，《廣異記》裡的鬼神世界與人間亦並非「對立的捏造」，反而是以「精巧的仿造」展現不同空間的共同世界觀。²⁹神界的「太一」、冥間的「閻羅」、物界的「虎王」皆顯示鬼、神、動物的世界有如人間般的官階層級與統治者。³⁰而〈常夷〉裡的鬼友告知病重的常夷，陰間已準備命他為「冥中貴盛無比」的長史一職，³¹亦可見鬼神世界是按照人間社會建構的。³²正因此等「仿造」，人與他物才可在物類共通的世界下，無別地溝通與

²⁴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六朝志怪小說大盛的原因在於「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惶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可見巫術、仙說、鬼道、佛教等的思想對志怪小說的出現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同註 3，頁 24。

²⁵ 孫昌武：《道教與唐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37。

²⁶ 同註 3，頁 24。

²⁷ 在唐代君主以政治力量推廣宗教後，仙、佛、道三教逐漸融合普及於社會，與日常生活加以混同後，出現了宗教世俗化的情況。林雪玲：《唐代文人神仙書寫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頁 62；同註 18，頁 53。

²⁸ 故事內容略述可見附件一。[唐]唐臨、戴孚撰，方詩銘輯校：《冥報記 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6-7，143-144。

²⁹ 李希躍：〈鬼神是人創造的——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鬼世界初探〉，《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 2 期(1990 年 2 月)，頁 67。

³⁰ 《廣異記》中不少故事皆有展現了人間與鬼神世界的共通，展現不同空間的共同世界觀。如〈趙州參軍妻〉、〈河東縣尉妻〉出現了在仙界擁有管轄他神權力的「太一」，〈費子玉〉展示了陰間的最高權力者「閻羅」對鬼的審判，〈稽胡〉寫到虎的世界亦有尊貴的「虎王」。同註 28，頁 47-50,132-133,168-169。

³¹ 長史為人間官職，戰國末年已有此官職。唐代親王府、都督府、州府皆設有長史一職，最高級別的長史可官拜至三品。趙德義、汪興明主編：《中國歷代官稱辭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 年），頁 467；同註 28，頁 97-99。

³² 熊明：《唐人小說與民俗意象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01-302。

共存。

第二節、 人之能力存在限制

在戴孚的主觀創造下，《廣異記》中的鬼、神、動物不再是不可測不可期，人也不再是獨立存在於天地之間的一群。可是，這並不代表戴孚認為人的能力是可與鬼神相比的。《廣異記》中有不少鬼神掌控、征召人類的故事，如〈李佐時〉中佐時受神的征召而與王女成婚，他雖不願死去卻無從選擇；〈羅元則〉中元則為鬼使所召喚，最後難免一死。³³這些故事展現了鬼神於人的超越性與人生命的脆弱，寄寓了人對命運不可抗的思考。³⁴而這些強調人與他物間的能力差異，人類無法違抗鬼神之命的描寫，正是《廣異記》對六朝小說志怪敘事的繼承。³⁵書中，戴孚雖承認了人與他物的能力差異，但其目的不是貶低人類的價值，而是肯定人在天地之間的意義，不同題材的交際故事每每可見之。

³³ 同註 28，頁 65-66,112-113。

³⁴ 陽清：《先唐志怪小說敘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02。

³⁵ 同前註。

第二章 人與他者之交際

第一節、 互助中對人倫的肯定

(1) 人類對他物的援助

人雖沒有鬼神和精怪般為所欲為的超然性，卻依然擁有援助他物的能力。《廣異記》中不乏人助他物，借神秘世界獲得虛幻式滿足的故事。³⁶〈閩州莫徭〉、〈劉彥回〉中的主人翁皆施恩於動物，³⁷展現了人之於動物的掌控。〈宋參軍〉、〈張嘉祐〉、〈張琮〉、〈宇文覲〉等與鬼魂相關的故事更是鬼主動向人求助，希望人可為其改葬。³⁸故事中的人不但沒有因遇鬼而大驚，更是樂意助鬼一臂之力。可見戴孚在志怪小說的虛誕世界中，是有意識地強調人的能力，對人的存在價值作出肯定的。

《廣異記》對人的肯定更可見於其對人神關係「逆寫」——人可幫助至高無上的神，而非單純受恩惠。³⁹在「作意好奇」的意識下，⁴⁰戴孚敢於顛覆人神間的秩序，以非常態書寫表達對人倫的肯定。不同於神仙崇拜的權威形象，〈三衛〉中的龍女雖為神仙，卻無法解決自身困境，只得依靠人類的幫助：

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為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⁴¹

在這故事中，「神尤人然」。⁴²龍女已為人婦，故不可擅自離開夫家。她擁有中國傳統服從男性的女性意識，依從的是人間的夫妻之倫。「人的存在與世俗社會之價值，倫理是很重要的標記」，⁴³龍女對人倫的依從正是對人的存在與人倫價值的正面肯定。

(2) 他物向人類報恩

在人類向他物施以援助後，他物亦會模仿人類，作出報恩的行為。「報」離不開《禮記》定下的「禮尚往來」的規條，⁴⁴而這種禮教更是延至鬼神、「恩及

³⁶ 同前註，頁 107。

³⁷ 同註 28，頁 187-188，233-234。

³⁸ 同註 28，頁 20-21,53-54,66-67,100-102。

³⁹ 林雪玲：《唐代文人神仙書寫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頁 279-280。

⁴⁰ 同註 8。

⁴¹ 同註 28，頁 50-51。

⁴² 錢鍾書於其著作中寫到「神道之與人事如影之尚形，響之答聲也」，顯示人與神之關密切的關係。錢鍾書：《管錘編》，第二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 679-680。

⁴³ 同註 38，頁 277。

⁴⁴ 《禮記》中寫到「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禮尚往來」之

禽獸」的。⁴⁵《廣異記》中，當人幫助神或鬼後，神、鬼便會以非常態的行為回報人類，當中較多是以預知能力告知人類未來之事，上文提及的〈宋參軍〉、〈三衛〉皆是例子。⁴⁶此外，〈張琮〉及〈宇文覲〉等故事中，神、鬼更會救人於危難以報恩，⁴⁷展現神、鬼對人類的積極仿效。這些故事以「神聖強調世俗」，⁴⁸透過鬼神向人類的靠近，強調人知恩圖報的價值觀的可取，給予人的價值再次的肯定。

在具權威的鬼神的人性化外，動物亦以模仿人的方式，成為另一承載人的價值觀的符號，用以代表及再現人的價值觀。⁴⁹〈張魚舟〉中的虎主動尋求魚舟協助，並以「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這種投食報恩的行為報答魚舟。⁵⁰有別於虎一般的猛獸形象，此虎的「拜伏之狀」及「銜絹一匹」以贈魚舟，皆是向人性的靠攏，是對人間之「禮」的學習。⁵¹此等學習使虎成為了再現人有恩必報、以禮待人價值觀的媒介，人的價值觀亦因而得到強調。〈張魚舟〉外，〈姚甲〉、〈檐生〉中的動物所報之恩更是多年的養育之恩：

「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顧主悲號。⁵²

書生尚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檐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⁵³

兩個故事中，動物與人雖不通於言語，情感卻是互通的。動物的「悲號」、「低頭」皆表達了它們對主人的情義。而它們在主人遇難時，拼盡全力以保主人周全的表現更是它們對養育自己多年的主人所盡的「孝」。⁵⁴可見，《廣異記》中動物

觀念在中國文化中的影響可謂深遠。陳澧注：《禮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

⁴⁵ 劉紹銘：〈乖謬的因果：中國傳統小說中「報」的觀念〉，載《文字的再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頁182。

⁴⁶ 〈宋參軍〉中女鬼告知宋參軍他將來的官運以報恩。而〈三衛〉的結尾，龍女不但現身向三衛道謝，更告知他如何避免鬼神的追趕以報恩。同註28，頁20-21,50-51。

⁴⁷ 〈張琮〉中鬼及時出現，並告知張琮有人欲謀其命，張琮遂得以保命。〈宇文覲〉中，鬼在宇文覲幫助他後一直留在其身邊，多次救其性命。同註28，頁66-67,100-102。

⁴⁸ 同註38，頁277。

⁴⁹ 符號是概念的代表與再現。在動物模仿人的故事中，寄寓在動物當中的概念是由作者所賦予的，而動物只是代表及再現人的價值觀的媒介，故可謂是用以再現概念的符號。克理斯·巴克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485。

⁵⁰ 「投食報恩」是志怪小說較常描寫的義虎行為，而義虎的形象正是人在知恩圖報的價值觀下所創造的。胡湖：〈中國的虎故事與虎文化——以古代文言敘事作品為中心〉（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45-46。

⁵¹ 同註28，頁173-174。

⁵² 句子引自〈姚甲〉。同註28，頁181。

⁵³ 句子引自〈檐生〉。同註28，頁227。

⁵⁴ 〈姚甲〉中的二犬為保主人之命而在短時間內咋死家奴附子、少奴及附子之婦，可見它們是對主人是具有人的孝心的。〈檐生〉中的蛇得知主人被囚後「蛇遂攻陷一縣為湖，獨獄不陷」，可見它對主人亦是極具情義的。同註28，頁181,227。

向人的報恩是基於「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寫成的，⁵⁵動物只是代表人的價值觀的媒介，用以強調人的價值與倫理，顯示人立於天地間的尊貴。⁵⁶

(3) 他物向人類施恩

在傳統的鬼神崇拜下，他物的能人所不能引申出志怪小說中他物向人類施恩的題材。《廣異記》中，他物施恩予人的原因多源於其身雖成鬼神卻毋忘人倫：〈豆盧榮〉中盧榮雖死而擔心家人的安危，〈楊元英〉中元英死後二十年卻依然記掛兒子，〈朱自勸〉中自勸雖亡卻依然擔心女兒的溫飽。因此，它們才會告知家人逃離劫難、為家人送上金錢與物品。⁵⁷故事主人雖已非人，卻莫忘人倫，盡力施恩於家人，透露了以人倫為本的書寫傾向。⁵⁸

在肯定倫理以外，他物對人的施恩更在於肯定人的德行。〈霍有鄰〉中，人會因生平之行而為他物所體恤，最終得以復生。⁵⁹〈常夷〉中，鬼因常夷「性耿正清直」而主動與其結交，最終常夷雖死，卻因其清直而成為冥間之官。⁶⁰〈李光遠〉一篇則以較特別的方式肯定人的德行：

我雖死，早不慮不成，司馬何人，敢詛斯議！⁶¹

李光遠死後卻依然心繫百姓，因百姓生活困苦而再現人世。光遠在死後仍能施恩百姓，原因在於他的正直使其鬼魂亦擁有批判貪官的權力。其話語中的憤怒展現了為官者對百姓應有的愛護，「百姓賴焉」的情況更是對德行正直的為官者的肯定。⁶²在物類共通的世界中，《廣異記》中的人與他物互助肯定了人的倫理、價值與道德，這些肯定也令書中其他題材的故事走進了新的方向。

第二節、 愛戀裡的世俗化傾向

(1) 受倫理規範的異類

在人與他物的情緣上，「戴氏所作甚多，算是最努力的一員」。⁶³《廣異記》的愛戀故事突破了文人的寫作傳統，是文人個人願望與人性人情之美融合的產物。

⁵⁵ 唐克龍：《中國現當代文學動物敘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79。

⁵⁶ 同註38，頁277。

⁵⁷ 同註28，頁42-43,75-79,111-112。

⁵⁸ 同註38，頁9。

⁵⁹ 同註28，頁138-139。

⁶⁰ 同註28，頁97-99。

⁶¹ 同註28，頁77-78。

⁶² 同前註。

⁶³ 霍世休在其論文〈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中，提及到戴孚的《廣異記》中出現了不少異類情緣。霍世休：〈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中國比較文學》1985年1期(1985年8月)，頁146-147。

⁶⁴書中愛戀故事的異類多為女性，為對男性社會中「女色惑人」思想的承繼。⁶⁵可是，《廣異記》著重書寫的，不是用以滿足性慾的女性，而是走入夫妻之倫、受倫理規範的賢妻：

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汝陰人〉⁶⁶

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為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李陶〉⁶⁷

後家人有就狐求漆背金花鏡者，狐入人家偷鏡，掛項，緣牆行，為主人家擊殺。〈賀蘭進明〉⁶⁸

以上三個故事中的女子分別為神、鬼及狐，他們的共通之處在對丈夫的一心一意及友愛家族。在人與他物結合後，化人的他物會依照人類的體制生活，如〈汝陰人〉中隨丈夫而離家、〈李陶〉中照顧丈夫、〈賀蘭進明〉中為滿足家人而盡心。其中〈李陶〉的鬼女排除萬難，只求照顧李陶，更是與人妻只欲相夫教子的表現無異。這些他物尊重與模仿人倫品性的部分，是六朝異類愛戀故事鮮有而《廣異記》關注的。⁶⁹

(2) 士人階層的男子

在《廣異記》人與他物愛戀的故事中，男子多為士人階層。⁷⁰偶爾，故事的男主角更是一些與俗無異的平凡士人：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華嶽神女〉⁷¹

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李湜〉⁷²

因人的臆想而出現的神，自然是人寄託願望的對象。⁷³以上兩個故事中，神女在得知士人男子只是「舍小房」、「終小縣令」的情況下，依然主動與男子相好。⁷⁴〈華嶽神女〉的神女更是盡心為男子付出：為其生兒育女，使其家人過富裕的

⁶⁴ 謝思煒：《唐代的文學精神》(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212。

⁶⁵ 同前註，頁206。

⁶⁶ 同註28，頁54-56。

⁶⁷ 同註28，頁84-85。

⁶⁸ 同註28，頁213-214。

⁶⁹ 熊明在其著作《唐人小說與民俗意象研究》中指出〈李陶〉著重刻劃鬼婦對李陶的無微不至，而此等的人倫化更是六朝人鬼戀故事很少出現的。同註32，頁146。

⁷⁰ 在《廣異記》人與他物的四十二篇愛戀故事中，二十三篇的男子皆為士人階級，身份包括應舉士人、為官者及官人之子等，見附件一。

⁷¹ 同註28，頁60-61。

⁷² 同註28，頁51-53。

⁷³ 同註38，頁24-33。

⁷⁴ 同註28，頁51-53, 60-61。

生活，更以男子的角度出發，希望其可再娶。⁷⁵故事中的神女脫下了神聖的光環，成為了具三從四德的人間婦。身為士人一族的戴孚化文人為故事中最平凡的主角，與世俗化的神女相戀，借以謳歌真摯的感情，彰顯真實的人性與人倫。

(3) 人基本需要的書寫

在中唐政治混亂、文人只得投閒置散的局面下，⁷⁶世俗及市民意識漸漸滲透士族階層，小說的撰作意識因而出現改變。⁷⁷《廣異記》的異類戀故事以中唐文人的世俗生活為主要書寫對象，把現實中的情愛、享樂、苦樂悲歡置於作品之中，改變了書寫神仙以言志的傳統。⁷⁸〈張果女〉、〈劉長史女〉等不但展示了男女之間自然吸引的生命意識，及後的「剋日赴婚，遂成嘉偶」、「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更以女子復生與男子結為夫婦的結局，表達人對美滿的愛情的追求。⁷⁹在愛情故事的刻劃上，文人亦毫不忌憚性愛上的描寫。不論對象是仙、鬼或是動物，皆坦率地展露性慾的本能，張揚人性真實的需要，〈汝陰人〉、〈劉長史女〉等故事皆可見之。⁸⁰以上可見《廣異記》充份地展現了中唐志怪一改前朝，抽離於政治、歷史的書寫，在「艷、狹、俗的世俗化色彩」下表達了人性在情感上的基本需要。⁸¹而此等真實、世俗的書寫，更引起了戴孚對人的本質與人類社會規範的思考。

第三節、 對立中對人的本質的思考

(1) 他物傷害人類

《廣異記》中，人與他物雖可共存於一個世界中，卻非能必然地和平共處。當他物傷害人類時，人往往會以人類社會的規範判斷錯對並予以懲戒，具人倫化的趨勢。⁸²〈楊氏〉中的楊氏宅長期為一「言詞不遜」、「裸體而行」、「與男子調

⁷⁵ 同註 28，頁 60-61。

⁷⁶ 方詩銘在輯校《廣異記》時，依《說郛》、《戴氏廣異記序》及書中故事所記敘之時間，推斷戴孚是在建中年間撰寫《廣異記》。李劍國則推斷《廣異記》最晚成書於貞元年間。而貞元及建中皆是唐德宗的年號，當時唐代已經歷安史之亂後，出現藩鎮割據、國力積弱等問題。同註 28，頁 7-8；同註 7，頁 464。

⁷⁷ 孫學堂：《中國文學精神(唐代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 281。

⁷⁸ 同註 38，頁 251；同前註，頁 281。

⁷⁹ 同註 28，頁 73,152-154。

⁸⁰ 〈汝陰人〉中寫到男女主角「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劉長史女〉中寫到「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夜輒來，情念彌重」，可見戴孚在撰寫這些故事時旨於展現質樸自然的愛戀，故不避諱情愛的部分，反而率直地展現於故事中。同註 28，頁 54-56,152-154。

⁸¹ 同註 72，頁 324-325。

⁸² 孫芳芳、溫成榮：《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探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308。

戲」的婦人騷擾，後楊氏發現婦人為青羊，殺之而怪事絕。⁸³楊氏殺羊被視為合理不僅出於維護自身安寧的因素，更在於婦人的行為並不合乎社會的道德規範。故事中，戴孚以「所為甚鄙」、「猛而交穢」形容婦人，⁸⁴可見婦人抵觸社會對人的廉恥的規範，故楊氏殺她也是合理之事。

在他物與人出現對立及衝突的故事中，人更會因防患於未然而殺害無辜的他物。〈劉甲〉中，劉甲之妻為狐妖盜走，在找到狐妖的古墳後，劉甲不單救出為狐妖所盜的所有女子，更把墳內所有小狐殺死。⁸⁵狐魅是《廣異記》最典型的、會主動害人的他物。⁸⁶故事中的劉甲在把盜其妻的老狐殺死外，更奪去了其他無辜小狐的性命。戴孚之所以安排如此結局，實因人類的考慮是以集體為本的。老狐奪人妻之事衝擊了人的道德規範，為了防患未然，人會選擇先下手為強以免禍。而在戴孚看來，此事是合理的。由此可見，《廣異記》中人與他物是有層級之分的，人類及人的社會規範是先要顧慮、著重的部分。

(2) 人類傷害他物

在人以人間的社會原則對待他物的情況下，他物或會因人的判斷而受傷害。此時，部分他物會希望以人的方式申訴，以求獲得公平的對待。〈謝混之〉中，二狐化為人形，「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藉」。他們的「言詞忿爭，理無所屈」證明二狐並非誣告謝混之，而是真有其事的。可是，當判官得知訴訟者非人時，他並無查明事實之意，只以獵犬逐狐。⁸⁷此故事再次證明人與動物在《廣異記》的描寫下是有層級高低之分的，而物種的分類更成為了判別是非的準則。

《廣異記》著重人之本質的撰作意識，〈李參軍〉一篇可說是表露無遺。篇中的李參軍因聽聞蕭氏的門望及女子之美貌而主動論親，其後參軍同僚王顥以犬咋死蕭姓女及其婢。蕭公欲為女兒索命，力陳女兒非狐。而在蕭公與王顥為自己辯白、判官判案之時，焦點都在於蕭公女兒與其婢是否狐狸，而非王顥有否殘害他物生命。⁸⁸而得悉蕭氏一家為狐，王顥「遂見免此難」的結局，⁸⁹更顯示《廣異記》對待他物的焦點與法則在於物種，即人與非人遠比為善與為惡重要。一旦

⁸³ 同註 28，頁 182-183。

⁸⁴ 同前註。

⁸⁵ 同註 28，頁 200。

⁸⁶ 同註 18，頁 52。

⁸⁷ 同註 28，頁 207-208。

⁸⁸ 同註 28，頁 200-202。

⁸⁹ 同前註。

他物本性外露，就只會獲得被消滅的下場。

(3) 人的異化

在人類的層級比動物高的撰作意識下，唐代小說出現了以人的異化作「勸懲戒」的題材。⁹⁰〈張縱〉中張縱因「好啖膾」而被罰為魚，受以刀削麟之痛與剪舌頭之驚，⁹¹是一篇「警戒人們為惡的後果」的故事。⁹²此故事中，張縱由人變為非人，由具支配力量的人變成被支配的魚。他被「罰」為魚不單讓他體驗了魚為人所食之苦，更表達了《廣異記》的物種差別意識。

在此差別意識下，人有否擁有人所獨有的道德本質就變得尤為重要。〈范端〉中的范端因「充州縣任使」而物化為虎。⁹³儘管他清楚知道化虎時所作之事，卻毫無改過之心，道德的喪失已令范端成為「非人」，只得「心之所變，不得不變」地化成猛獸。⁹⁴這故事一方面展示了人與動物的地位差別，另一方面表達了《廣異記》對人的宗法倫理的重視。⁹⁵因此，戴孚才需要在范端以與母親分離成為他貪婪的代價的部分中，加入「泣涕辭母」、「俯伏聞目」、「俯仰似有悲愴」等展現懊悔與不捨的行為。⁹⁶范端的獸化，正是戴孚正視人的本質之方式。而不論是對人類價值、人倫道德及價值觀的肯定，或是對人的本質與人間社會規範的思考。各種人與他物交際的故事，皆顯示出《廣異記》是一本「婉轉而有思致」的作品，⁹⁷而此思致更可見於戴孚的書寫之筆中。

⁹⁰ 張偉麗：〈“人化虎”故事流變及人文意蘊〉，載《中國文化報》第三版，瀏覽日期：2008年4月26日。

⁹¹ 同註 28，頁 35。

⁹² 同註 18，頁 27。

⁹³ 同註 28，頁 178-179。

⁹⁴ 「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語出《化書》，為當代學者萬晴川、陳苗楓用作分析唐代小說中為官者因品性惡劣而化為動物的故事。周俐直接以此句分析范端化虎的原因。[五代]譚峭著，丁禎彥、李似珍點校：《化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 22；萬晴川、陳苗楓：〈論唐代的虎小說〉，《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3期（2009年3月），頁 23；周俐：〈古代小說中的人虎互化〉，《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2期（1992年7月），頁 42。

⁹⁵ 何勝莉指唐代小說的報應主題的基本情節為人物的前世或今生作孽，因而化虎，最終被殺或失蹤。而此等化虎的故事是以儒家宗法倫理思想寫成的。〈范端〉中的化虎與此分析甚為吻合。何勝莉：〈中國古代化身型虎故事研究〉（成都：四川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3年），頁 4。

⁹⁶ 同註 28，頁 178-179。

⁹⁷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年），頁 148。

第三章 交際中的抒情之筆

第一節、 一如鏡子的願望反映

志怪小說中的他物跨過形體上的界限，成為文人的象徵、符號，表達愛恨癡嗔的人間情感。⁹⁸而在《廣異記》以人為本的撰作意識下，他物的擬人化成為了士人的鏡子，反映著士人的價值觀與願望。

中唐時期的世俗之味漸漸滲入士人階層，故他們會借奇幻現象表現現實的苦樂、自然的人性，而跨類的情愛即為其中之一。⁹⁹《廣異記》中的異類戀擺脫了六朝因「人鬼乃皆實有」的「敘述」，轉為「有意以為小說」的「撰寫」。¹⁰⁰上文提及的〈李陶〉、〈李參軍〉、〈汝陰人〉等，皆是他物主動許身於丈夫。¹⁰¹他們為丈夫與夫家盡心盡力的表現，表達了與人間婦無異的真摯情感。而為人所欣賞，獲得美好的愛情與滿足的生活，潛藏的正是中唐士人的願望。¹⁰²〈李陶〉中，主動欣賞李陶的異類為鄭氏女，¹⁰³屬五姓女之一。¹⁰⁴〈李參軍〉中與婚的女子雖姓蕭，但李參軍的確是因蕭氏的「門地亦高」才欲娶蕭氏女的。¹⁰⁵「唐人小說多進士浮薄及窮不得志者所為」，¹⁰⁶《廣異記》作者戴孚雖進士及第，仕途上卻未見風光，實乃「進士浮薄」之士。¹⁰⁷在中唐重視門第的風氣下，¹⁰⁸此等士人長期為門第打壓，於是在志怪小說上利用五姓女的主動進行心理上的「反撥」，以滿足內心的炫耀心態。¹⁰⁹而以上文本外，〈蘇萊〉、〈李磨〉等故事中皆可見戴孚在撰寫《廣異記》時，是有意識地寓真實的名門望族於神怪故事中的。¹¹⁰

⁹⁸ 顏慧琪：《六朝志怪小說異類姻緣故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154。

⁹⁹ 同註72，頁281,316。

¹⁰⁰ 同註3，頁24,46。

¹⁰¹ 同註28，頁84-85,200-202,54-56。

¹⁰² 同註32，頁153。

¹⁰³ 同註28，頁84-85。

¹⁰⁴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簪望，恥與諸姓為婚」，可見盛唐時期已有五姓七望的概念。[唐]劉餗等著：《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19。

¹⁰⁵ 同註28，頁200-202。

¹⁰⁶ [清]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924。

¹⁰⁷ 依顧況在〈戴氏廣異記序〉中言「至德初，天下肇亂，況始與同登一科」，可是歷史上缺少戴孚在登科後為官的紀錄，可見戴孚並沒有因中進士而在官場上一展抱負。同註28，頁2；同註18，頁6；同前註。

¹⁰⁸ 唐代有「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之說，可見門第觀念在唐代甚為重要。[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206。

¹⁰⁹ 林明華：〈唐傳奇表現的士人心態〉，《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2期（2001年5月），頁118。

¹¹⁰ 〈蘇萊〉、〈李磨〉中主動欣賞男子的分別為盧氏女及鄭氏女，二女之姓氏皆為唐代五姓之一。同註28，頁116,218-220。

直接代入尊貴的家族外，《廣異記》亦寄寓了士人希望借婚姻改善社會地位的期盼。¹¹¹〈汝陰人〉的男子為「好鮮衣良馬，游騁無度」的普通人，卻為神女所選擇，以「府君輒饋送甚厚」過著富裕的生活。¹¹²〈華嶽神女〉中男子借女子的家勢而變得「榮華盛貴，當時莫比」、「不殊王公」、「某家因資，鬱為榮貴」。¹¹³故事的描寫中，戴孚對男子依賴女性改善社會地位的情況並無負面之詞，反而加以稱羨。可見他對以婚姻提升地位之事是贊同的。此等故事顯示戴孚撰寫《廣異記》非單言神怪之事，而是有個人願望折射的。身為浮游在仕途中而不得志的士人，戴孚認同並期望可借婚配改善生活、實踐理想。「以婚配而博取祿位，是唐代科舉士子婚配的真實寫照」，¹¹⁴也是戴孚希望借以安身立命的需要的反映。

第二節、 現實世界的批判思想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已不復當初。在動蕩不安的政局下，對政治有所抱負的士人自然會產生一鼓憂患意識。¹¹⁵而戴孚亦把他對政治的批評與焦慮置於《廣異記》中。

《廣異記》人與他物交際的故事中七次提到「安祿山之亂」，¹¹⁶情節皆為此暴亂令百姓離鄉背井、死傷無數：「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¹¹⁷戴孚在作品中運用了「反」、「作亂」、「作逆」等字眼，可見戴孚對安祿山的行為是反感的。此外，他更直指安祿山及其黨羽為「賊」，如〈畢杭〉中畢杭即「陷於祿山賊中」。¹¹⁸戴孚以志怪之事表達對國家的憂慮，展現對影響國家和平的人的批評。因此，《廣異記》於戴孚而言，不只是搜集怪事而成的作品，更是用以抒情及批判的工具。

¹¹¹ 駱閱平：《亦幻亦真人鬼情——古代志怪小說欣賞》（成都：四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92。

¹¹² 同註28，頁54-56。

¹¹³ 同註28，頁60-61。

¹¹⁴ 張品：〈唐代小說視野中的科舉與文人生活〉（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23。

¹¹⁵ 倪瑗：〈論唐傳奇中的焦慮情緒〉（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17。

¹¹⁶ 《廣異記》中的〈張李二公〉、〈李及〉、〈笛師〉、〈李瑩〉、〈蘇萊〉、〈鄭會〉、〈畢杭〉皆有提及安祿山之亂。

¹¹⁷ 「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一句出自〈鄭會〉、「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一句出自〈李及〉、「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一句出自〈笛師〉。同註28，頁125-126,148-149,172-173。

¹¹⁸ 同註28，頁185-186。

在批判危害國家統治的大暴亂外，戴孚亦會評論一些影響地方太平的小動亂，袁晁起義即為一例。袁晁起義是安史之亂末段的一次農民起義。¹¹⁹歷史上，袁晁起義或許是一展農民不滿的正義之事。可是，在憂國憂民、著重和平的戴孚眼中，卻是作亂之事。〈豆盧榮〉中寫到「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臺州」。¹²⁰這與正史中記載：「寶應、廣德間，州毀於袁晁之亂」、「寶應元年，海寇袁晁散掠浙東」記載相同。¹²¹把史書與〈豆盧榮〉對照閱讀，便可得知袁晁起義破壞、散掠地方，令百姓更加苦不堪言。因此，戴孚才會在故事中批評袁晁，更表示若地方為袁晁所陷，百姓不但不能擺脫困境，更是「必罹艱辛」。¹²²

此外，〈慈心僊人〉寫到了在袁晁大勢已去，只餘殘黨的一幕，¹²³當中戴孚對袁晁的批判之意更是明顯。故事寫到群賊見寶物而不見人，竟取其物。這「不問自取，是為賊也」的行為正與歷史中袁晁軍隊散掠地方的行為相同。因此，戴孚才會借仙人之口說到「汝等無故與袁晁作賊，不出十日，當有大禍，宜深慎之」。¹²⁴在把袁晁一黨稱賊外，更說到依隨袁晁必有大禍，對袁晁一行人的批判意識甚為明確。以上故事皆可見戴孚是站在動盪的時局中，以士人的身份展現對國家的憂慮，批判其於百姓的傷害。¹²⁵在他看來，袁晁起義無法改變百姓的困苦，只徒增了百姓的災難、破壞他們安居樂業之所。這皆展現了戴孚借志怪對客觀世界的審視，同時亦寄寓了他對政局的批評及焦慮。

¹¹⁹ 唐朝寶應元年，袁晁因不滿朝廷強征租稅而率義軍起義，為唐中期最大規模的起義。可是，義軍缺少訓練及軍規，部分會殺地方長吏、燒毀官府與地主富豪的錢財。最後，朝廷派出李光弼等名將應戰平亂，起義因而失敗。胡正武：〈唐朝文學作品中的袁晁起義〉，《台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6卷2期(2004年8月)，頁8-12。

¹²⁰ 同註28，頁42-43。

¹²¹ 《寶慶四明志》中記載了兩段與袁晁起義有關之事，分別是卷二中的「唐州縣皆有學，開元二十六年，明始置州，學宜隨州立矣。寶應、廣德間，州毀於袁晁之亂」及卷十七的「寶應元年，海寇袁晁散掠浙東」，可見袁晁的軍隊不但沒有解救地方百姓，更使其生活倍加艱苦。[宋]胡榘、羅濬纂修：《寶慶四明志》，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487，頁27，280。

¹²² 同註28，頁42-43。

¹²³ 〈慈心僊人〉寫到「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而正史記載到袁晁軍隊主力覆滅於廣德元年，可見當時袁晁之軍只剩下殘餘部隊。同註28，頁7-8；同註113，頁9-10。

¹²⁴ 同前註。

¹²⁵ 同註109，頁17-18。

結語

唐傳奇之於六朝志怪的特點在其「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¹²⁶作者主觀的撰作意識與藝術化的詞藻為志怪小說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正如李劍國所言，《廣異記》雖非通本為傳奇，可是戴孚在繼承志怪「神鬼乃皆實有」的思想下，¹²⁷改變了小說的書寫體式，以較長的篇幅配以「情思」與「筆墨」撰寫此書，具融入唐傳奇之跡。¹²⁸

在戴孚主觀意識下，《廣異記》不是只用以游心寓日的小說，而是關注現實與人倫道德的作品。它以物類共通的故事強調人在天地間的重要價值，指出人的本質與倫理的難能可貴。在戴孚眼中，人雖不如鬼、神般擁有強大的力量，但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卻是任何物體皆不可取代的。不論是他物走入人倫、依照人的法則生活，或是對人類知恩圖報、以禮相待的故事，皆是對人的價值倫理的正面肯定。

正因對人的道德及倫理的肯定，戴孚才會在書中加入對人的本質的思考，認為只有具道德的人才具為人的本質。《廣異記》中人與他物交際的故事顯示物種的層級之分，社會規範才因而以顧及人類為先。正因是非判別的重點在於是人與非人的本質，人是否擁有人所獨有的道德價值觀就變得極為重要。只要是有道德的人，即使身死成鬼，也可以以人間的規範懲治他人或他物。相反，若因人無道德而失去其為人的本質，他就會化身成他物以作報應。這都可見《廣異記》的故事並不是無稽之談，而是戴孚「以非常之文」，理解及思考人倫與人性的「至正之理」的成果。¹²⁹

書中，戴孚更以宣揚神怪之事的方式，揭露、批判、嚮往現實生活，以曲筆反映生活的種種。¹³⁰人與他物的異類戀表達了文人欲以婚姻提升社會地位的期盼，關注到中唐士人在門第打壓下的需要。而與史事對應的小說則影射了士人對百姓安居的焦慮，以他物之口對破壞家國和平的人作出批判。這些非常態的故事情節，展現了《廣異記》既具關注人的需要的人文精神，又有承繼重視家國的文人傳統的書寫特色，進一步確定了《廣異記》的撰作意識與文學價值。

¹²⁶ 同註 3，頁 45。

¹²⁷ 同註 3，頁 24。

¹²⁸ 同註 7。

¹²⁹ 同註 72，頁 79。

¹³⁰ 王鐵良：《唐代詩文創新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 278。

參考書目

中文

專書

1. [五代]譚峭著，丁禎彥、李似珍點校：《化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2. [宋]胡槩、羅濬纂修：《寶慶四明志》，見[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487。
3.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4.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5.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年)。
6. [唐]唐臨、戴孚撰，方詩銘輯校：《冥報記 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7. [唐]劉餗等著：《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8. [清]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9. 王鐵良：《唐代詩文創新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
10. 史素昭：《唐代傳期文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
11. 克理斯·巴克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12.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上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13. 林雪玲：《唐代文人神仙書寫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
14.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15. 唐克龍：《中國現當代文學動物敘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
16. 孫昌武：《道教與唐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17. 孫芳芳、溫成榮：《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探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 孫學堂：《中國文學精神(唐代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 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 陳澹注：《禮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1. 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22.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23. 陽清：《先唐志怪小說敘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24. 熊明：《唐人小說與民俗意象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5. 趙德義、汪興明主編：《中國歷代官稱辭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年)。
26. 魯迅撰，郭豫適導讀：《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7. 錢鍾書：《管錐編》，第二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28. 駱閱平：《亦幻亦真人鬼情——古代志怪小說欣賞》(成都：四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9. 謝思煒：《唐代的文學精神》(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
30. 顏慧琪：《六朝志怪小說異類姻緣故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文集論文

1. 吳秀鳳：〈《廣異記》研究〉，載傅璿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第七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478-481。
2. 劉紹銘：〈乖謬的因果：中國傳統小說中「報」的觀念〉，載《文字的再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頁180-192。
3. 劉楚華：〈《廣異記》中的幽冥情緣〉，載《唐代文學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頁637-664。

學位論文

1. 何勝莉：〈中國古代化身型虎故事研究〉(成都：四川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3年)。
2. 胡湖：〈中國的虎故事與虎文化——以古代文言敘事作品為中心〉(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3. 倪瑗：〈論唐傳奇中的焦慮情緒〉(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4. 唐雯：〈論英國漢學家杜德橋之中國古代民間宗教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5. 張品：〈唐代小說視野中的科舉與文人生活〉(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6. 梁慶華：〈戴孚《廣異記》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7. 魯靜：〈《廣異記》鬼魂意識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期刊論文

1. 石麟：〈論戴孚《廣異記》中的傳奇之作〉，《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卷1期(2003年1月)，頁12-16。
2. 李希躍：〈鬼神是人創造的——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鬼世界初探〉，《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2期(1990年2月)，頁66-71。
3. 汪道倫：〈從踵事增華到虛實相生——中國古典小說與史傳文學藝術淵源探微〉，《齊魯學刊》，1995年4期(1985年8月)，頁102-106。
4. 周俐：〈古代小說中的人虎互化〉，《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2期(1992年7月)，頁31-44。
5. 林明華：〈唐傳奇表現的士人心態〉，《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2期(2001年5月)，頁115-119。
6. 胡正武：〈唐朝文學作品中的袁晁起義〉，《台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6卷2期(2004年8月)，頁8-12。
7. 張軍：〈論《廣異記》的民間文學特性〉，《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7卷3期(2006年8月)，頁15-18。
8. 萬晴川、陳苗楓：〈論唐代的虎小說〉，《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3期(2009年3月)，頁22-24。
9. 歐陽健：〈觀天人之際，察變化之兆——從《廣異記》看神怪小說的文學價值〉，《甯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1期(1999年2月)，頁29-34。
10. 霍世休：〈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中國比較文學》1985年1期(1985年8月)，頁130-161,404。

報章

1. 張偉麗：〈“人化虎”故事流變及人文意蘊〉，載《中國文化報》第三版，瀏覽日期：2008年4月26日。

英文

專書

1. Dudbridge, Glen,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宗教體驗與唐代世俗社會：〈廣異記〉的一種解讀](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人與他物的互助

人向他物施恩

篇名	主角	身份	施恩原因/經過	結局
宋參軍	宋參軍 前司士之婦	為官者 ☞ 女鬼	女鬼向宋參軍求助，言其冤情	宋參軍助女鬼覓其屍身，女鬼告知其將來以報之
張御史	張御史 黃衫人	為官者 ☞ 鬼	張御史助鬼渡河、把食分予鬼	鬼告訴他可轉經千遍以延十年之壽
扶溝令	某霽 某霽妻	☞ 鬼 婦人	妻子夢見丈夫傳達夢告，求鑄像、寫經以免地獄之苦	/
三衛	三衛 北海龍女	人 ☞ 神	北海龍女嫁給華嶽君，但夫婿極惡，家卻遠在北海，故請求三衛代為傳信	龍女終被解救，夫妻亦變得親密和睦。三衛因此得到大筆錢財，免去了性命之憂
張嘉祐	張嘉祐 府君女	為官者 ☞ 女鬼	女鬼向張嘉祐求助，言其故事	張嘉祐禮葬其骸骨、以廳為廟、歲時禱告。其後張嘉祐家人有求，神必應之
韋秀莊	韋秀莊 紫衣人	為官者 ☞ 神的屬下	城隍之主派其屬下請韋秀莊五日後帶兵相助	韋秀莊帶兵協助城隍之主取勝
張琮	張琮 亡兵	為官者 ☞ 鬼	鬼主動找張琮為其除去竹根刺目之苦，張琮應之並為其改葬	張琮多次被鬼解救於危難之中，因而深夜祭祀鬼魂
劉門奴	劉門奴 漢楚王之子	術者 ☞ 鬼	劉門奴與漢楚王之子的鬼魂對話，助他禮葬於宛外	夜間的怪聲因而消失
閻庚	閻庚 張仁亶 客	人 人 ☞ 地曹	閻庚與摯友外出遇客，二人請客喝酒，遂知其為地曹	二人向地曹詢問福祿壽命，地曹一一答之，後果如所言
華妃	華妃 慶王	☞ 鬼 華妃之子	一群人盜華妃墓，華妃因而報夢其子	慶王上奏，皇帝捉拿盜墓者並施極刑
宇文覲	宇文覲 契苾鏑	為官者 ☞ 鬼	契苾鏑死後被葬於馬廄之旁，後受宇文覲等人的相助而重新安葬	契苾鏑多次解救宇文覲於為難之中，宇文覲對其尊崇不已
商鄉人	商鄉人 友人	人 ☞ 鬼	鬼帶商鄉人至己冢，著人在墓前喊話以助他斬明器之頭	鬼給商鄉人古器以報恩
蕭審	蕭審 蕭宇	☞ 鬼 蕭審弟	蕭審寄魂魄於其弟，告知其弟財物為人所盜	其弟奪回財物，把蕭審枉法獲得之物捐出

¹³¹ ☞ 即其身份為異類。

高勵	高勵 鬼	人 ☉ 鬼	鬼主動請高勵治其馬足	高勵煮膠醫治鬼的木馬
蔡四	蔡四 王大	人 ☉ 鬼	鬼因欣賞蔡四的才德而主動找他，後借蔡四之屋嫁女，七日之期至而不離去	蔡四焚其墓，鬼遂不見
開元選人	選人 老人	復生之人 ☉ 鬼	選人亡而復生，老人著他託話其兒子寫經像以救之	兒子寫經像，老人遂得輪迴
金壇王丞	王甲 崔希逸	為官者 ☉ 鬼	王甲被鬼吏領至地府後再生，遇故友，故友託語予兒子，言明為官不可貪贓枉法	/
裴齡	裴齡 鬼吏	復生之人 ☉ 鬼	陰間主簿查明裴齡沒有殺驢，放其復生。期間一吏要求裴齡寫佛經以渡其成人；另一吏要求裴齡燒紙錢予他	裴齡復生後造經像及燒紙錢予鬼吏
奴官冢	奴官 門主者	☉ 鬼 人	賊入奴官冢盜墓，墓主人之魂入城求助	門主者告知縣令、里長，賊因而被擒
張漁舟	張漁舟 虎	人 ☉ 動物	虎因掌中有刺，夜至張漁舟門前叩門求助	張為虎取刺後，虎夜夜送獵物及絹至張魚舟家中
崔日用	崔日用 長生豬鬼魂	人 ☉ 鬼	日用住凶宅遇長生豬鬼魂，鬼求日用助他們了其此生	贈日用寶劍並告知其將來以報恩
天寶曠騎	天寶曠騎 魔鬼(鼠)	人 ☉ 動物	曠騎捉到魔鬼，得知為鼠，鼠稱他未損人，求釋千里外	曠騎釋之，怪事遂絕
閩州莫徭	莫徭 象	人 ☉ 動物	莫徭因救一象而獲一大象牙	胡商以大牙為寶，爭以鉅資買之，莫徭因而致富
安南獵者	安南獵者 象	人 ☉ 動物	安南獵者助象群殺巨獸	象以象牙千萬報恩
忻州刺史	金吾郎 大蛇	人 ☉ 動物	任忻州刺史之人多死，金吾郎試任此官，見一大蛇，言被困於冢中	金吾郎助蛇解困，蛇為青龍所殺，怪事遂絕
海州獵人	獵人 小蛇	人 ☉ 動物	獵人助小蛇戰勝大蛇	小蛇以大真珠等物報恩
檐生	檐生 蛇	人 ☉ 動物	檐生養蛇而後放生	蛇不但不殺檐生，更救其一命
劉彥回	劉彥回 龜	人 ☉ 動物	劉彥回之父因曾放生一龜	龜為劉彥回引路以報恩
謝二	東京士人 謝二	人 ☉ 動物	東京士人為謝二傳書魏王池東，獲謝家三百千錢的報酬	士人向官府報之，謝家遭滅門
他物向人報恩				

篇名	主角	身份	報恩原因	報恩方式
宋參軍	宋參軍 前司士之婦	為官者 ☞ 女鬼	女鬼向宋參軍救助，言其冤情，宋參軍助女鬼覓其屍身	女鬼告知其將來以報之
張御史	張御史 黃衫人	為官者 ☞ 鬼	張御史助鬼渡河、把食分予鬼	鬼告訴他可轉經千遍以延十年之壽
三衛	三衛 北海龍女	人 ☞ 神	北海龍女嫁給華嶽君，但夫婿極惡，家卻遠在北海，故請求三衛代為傳信	龍女終被解救，夫妻亦變得親密和睦。三衛因此得到大筆錢財，免去了性命之憂
張嘉祐	張嘉祐 府君女	為官者 ☞ 女鬼	女鬼向張嘉祐救助，張嘉祐禮葬其骸骨、歲時禱告	張嘉祐家人有求，神必應之
張琮	張琮 亡兵	為官者 ☞ 鬼	鬼主動找張琮為其除去竹根刺目之苦，張琮應之並為其改葬	張琮多次被鬼解救於危難之中，因而深夜祭祀鬼魂
閻庚	閻庚 張仁亶 客	人 人 ☞ 地曹	閻庚與摯友外出遇客，二人請客喝酒，遂知其為地曹	二人向地曹詢問福祿壽命，地曹一一答之，後果如所言
張守一	張守一 白頭老人	為官者 ☞ 鬼	張守一為死囚翻案，釋放無辜者，一死囚已逝的父親向守一報恩	鬼為張守一設計與士人家女相好七日之計，再送他良藥而去。守一後以藥續命
宇文覲	宇文覲 契苾鏢	為官者 ☞ 鬼	契苾鏢死後被葬於馬廄之旁，後受宇文覲等人的相助而重新安葬	契苾鏢多次解救宇文覲於為難之中，宇文覲對其尊崇不已
商鄉人	商鄉人 友人	人 ☞ 鬼	鬼帶商鄉人至己冢，著人在墓前喊話以助他斬明器之頭	鬼給商鄉人古器以報恩
張魚舟	張魚舟 虎	人 ☞ 動物	虎因掌中有刺，夜至張魚舟門前叩門求助	張為虎取刺後，虎夜夜送獵物及絹至張魚舟家中
王太	王太 男子	人 ☞ 動物	虎教王太以自己的血塗於豬上，令自己免於被食	王太無事
韋有柔	韋有柔 家奴	人 ☞ 鬼	家奴死後報夢于韋有柔，言其將轉生為馬以還其欠債	家奴果真轉生為馬
姚甲	姚甲 二犬	人 ☞ 動物	姚甲養犬多年	姚甲之奴欲殺姚甲，二犬咋死奴僕及同謀，救姚甲之命
劉巨麟	劉巨麟 犬	人 ☞ 動物	劉巨麟養犬多年	劉巨麟之犬不讓其出門，巨麟出門後咋死欲殺他的奴僕，遂免於難
崔日用	崔日用 長生豬鬼魂	人 ☞ 鬼	日用住凶宅遇長生豬鬼魂，鬼求日用助他們了其此生	贈日用寶劍並告知其將來以報恩
閩州莫徭	莫徭	人	莫徭因救一象而獲一大象牙	胡商以大牙為寶，爭以鉅資

	象	☉ 動物		買之，莫徭因而致富
安南獵者	安南獵者 象	人 ☉ 動物	安南獵者助象群殺巨獸	象以象牙千萬報恩
海州獵人	獵人 小蛇	人 ☉ 動物	獵人助小蛇戰勝大蛇	小蛇以大真珠等物報恩
檐生	檐生 蛇	人 ☉ 動物	檐生養蛇而後放生	蛇不但不殺檐生，更救其一命
劉彥回	劉彥回 龜	人 ☉ 動物	劉彥回之父因曾放生一龜	龜為劉彥回引路以報恩

他物向人施恩

篇名	主角	身份	施恩原因/經過	結局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 王弁	☉ 神仙 官人之子	先生過而王弁善待之，遂授以杏丹術	僕僕先生消失，王弁雖年紀老邁卻力量依然
張嘉猷	張嘉猷 勞氏	☉ 鬼 朋友	張嘉猷死後告訴友人誦經以免於災難	/
豆盧榮	金河公主女 豆盧榮丈人 豆盧榮	婦人 ☉ 陰將 ☉ 鬼	金河公主之女兩次夢到死去的家人告訴她叛亂將至，應該速速離去	金河公主與其家人最終拋棄財物，避禍他處
趙州參軍妻	盧參軍妻 泰山三郎 上隸功曹	人 ☉ 神仙 ☉ 神仙	盧參軍妻因貌美而為泰山三郎劫，正諫大夫書三符授盧	上隸功曹責問三郎並救盧參軍妻。妻遂復活，言死後所遇之事
河東縣尉妻	王氏 華山府君 太一	人 ☉ 神仙 ☉ 神仙	河東縣尉妻因美色而為華山府君所取，忽有一人以朱書符救之	太一責令華山府君送還人間婦，妻遂復活
仇嘉福	仇嘉福 白氏	應舉士人 ☉ 神	仇嘉福遇神仙，隨其至廟中閱視眾神。神人借馬予嘉福魂魄回家救妻。後嘉福請神人救崔司法之妻	透過崔妻醒後之言，嘉福得知神人乃太乙神
王儻	王儻 使君	士人 ☉ 神	王儻在華嶽神廟見其妻受刑，使君讓他的魂魄先乘狐回家救妻	救妻後幾天本身至，遂與其魂合一
張守珪	張守珪 胡僧 李廣	為官者 僧人 ☉ 鬼	張守珪遇胡僧，胡僧告之其命運。後至一戰，忽有漢代將軍的鬼魂助之	/
王光本	王光本 李氏	為官者 ☉ 鬼	王光本之妻的鬼魂死復歸，讓光本度女為尼、放奴為平人後離去	/
楊元英	楊元英	☉ 鬼	楊元英的鬼魂與其子相見，	/

	楊元英子	人	給予他們一些錢財後消失	
李光遠	李光遠 百姓	鬼 人	光遠因心係百姓疾苦，勞累過度，死後為鬼卻仍解救百姓於旱災中	百姓祭拜光遠之魂
黎陽客	黎陽客 荀季和 黎陽令	士人 河公主簿 為官者	客為一鬼收留，見黎陽令在宅中受刑。後見黎陽令真有眼疾，便焚一墓以助其康復	客最後得知他所焚毀的是當天收留他的鬼的住所，故焚其舊衣以賠償鬼
趙佐	趙佐 秦始皇	國子門生 鬼	趙佐入冥見秦始皇，秦始皇告知他人間將大亂，不宜居京城後放其復生	/
常夷	常夷 朱秀才	文人 鬼	鬼因欣賞常夷的人品而主動與其相交，告知其吉凶	常夷患病，鬼告訴他可於陰間為官，常夷遂死
裴賊	裴賊 裴賊妹	鬼 人	裴賊代妹學琴，死後魂魄回家指正妹妹的琴才消失	/
韋璜	韋璜 韋璜家人	鬼 人	韋璜鬼魂回家與家人分享陰間的事，把陰間之物帶予家人。後借家中一婢女至陰間	婢女復生，韋璜作五言詩予家人
商順	商順 張公神靈	為官者 鬼	商順在歸家途中遇大雪而迷路，丈人之魂以光為其引路	丈人之魂以光為其引路，商順順利回家
朱自勸	朱自勸 女婢	鬼 其女之婢	朱自勸鬼魂多次與其女之婢相見，讓她把東西帶給其女	朱自勸鬼魂至其女之婢身上與女兒相見
燕鳳祥	燕鳳祥 妖怪 夢中人	人 妖 神	燕鳳祥因遇妖怪而病，後夢到一神人把其魂魄還給他	燕鳳祥痊癒
東萊人女	東萊人女 鬼 季父	復生之人 鬼 人	女子死後再生卻無法出棺，鬼易其季父之心，引他開女子之棺	女子遂活
鄭會	鄭會妻乳母 鄭會家人	鬼 人	鄭會為賊所殺，因其妻之乳母的鬼魂求情而再生	鬼魂遂引家人找回鄭會的屍身及頭
霍有鄰	霍有鄰 狄仁傑	復生之人 鬼	霍有鄰入冥，冥官知他非生取羊肝者遂放還遇狄仁傑，狄仁傑給他藥以修復其身	
六合縣丞	六合縣丞 譚家女 判官	復生之人 復生之人 鬼	六合縣丞在地府遇數羊訟之，判官查明後放還。遇一欲復生的女子，後判官收錢助女子還陽	六合縣丞與女子皆復生
鄧成	鄧成	復生之人	鄧成死至地府為畜牲所告，	鄧成復生後其父母及其表丈

	判官	☯ 鬼	判官放鄧成為畜牲積功德，並託鄧成讓其弟造經積功德	之弟皆造經以積功德
阿六	阿六 胡人	復生之人 ☯ 鬼	阿六死而復生，遇到舊識胡人，他求阿六捎書回家以使其家人為他念經	胡人報夢予阿六致謝
周哲滯妻	周哲滯妻 二人	人 ☯ 佛	周哲滯妻平生素有功德，其死後遭二人所救	周哲滯妻再生，夫婦二人再造佛像
蘇頌	蘇頌 蛟螭	人 ☯ 動物	水中之蛟螭救蘇頌一命	/
稽胡	稽胡 朱衣道士	人 ☯ 虎妖	稽胡入山遇一為虎王的朱衣道士，言稽胡在虎的當食之列，遂教稽胡製草人代死	稽胡免於難
宣州兒	宣州兒 宣州兒父母	☯ 鬼 人	宣州兒恆見一鬼引虎逐己，因而對父母說他死後必為佞鬼並會引虎至此而父母捕之	宣州兒死後引虎而父母捕之
虎婦	婦人 鬼魅伐木人	人 ☯ 鬼	婦人為虎所擄，言被虎禁於山石窟，乘虎不見而逃，遇鬼魅伐木人，送其還	/
虎恤人	人 虎	人 ☯ 動物	人因向虎救饒而活命，被帶至山窟中與虎子同住。後虎子帶人回家並恆而相看之	虎子應人的要求不復往
姚甲	姚甲 二犬	人 ☯ 動物	姚甲之奴欲殺姚甲，二犬咋死奴僕及同謀	姚甲遂免於難
劉巨麟	劉巨麟 犬	人 ☯ 動物	劉巨麟之犬不讓其出門，巨麟出門後咋死欲殺他的奴僕	劉巨麟遂免於難
張鋌	張鋌 巴山侯	人 ☯ 動物	張鋌為巴山侯邀至宴會，遇到許多貴人將軍。一人至宴會，稱宴中有人將對巴山侯不利，巴山侯不信其言殺之	張鋌發現巴山侯及宴中之人皆動物，遂出山徑找人。人遂把動物圍攻而殺之
李萇	李萇 狐	人 ☯ 動物	李萇遭狐的惡作劇並以犬獵狐，後一狐與李萇飲酒並教他驅走惡作劇的狐婆的符法	李萇依其言之，怪事遂絕
至相寺賢者	至相寺賢者 蛇	人 ☯ 動物	至相寺賢者從蛇中得徑寸珠，欲以其賣得高價	唯胡商云蛇珠只至千貫，嘆而賣之
蒲州人	蒲州人 蛇	人 ☯ 動物	人墜深坑，與蛇同穴	為蛇所救

人與物的愛戀

人神戀

篇名	主角	身份	相遇、結合原因	結局
李仙人	李仙人 高五娘	☯ 仙人 人	高五娘因其美而嫁李仙人	高五娘因沒有聽從李仙人之話而死
衡山隱者	衡山隱者 女	☯ 仙人 人	衡山隱者因女貌美之娶之	女之父母欲訪隱者之居而無所獲，知為神仙之窟
李湜	李湜 三夫人	士人 ☯ 神女	神女主動邀其入寶帳，與之相歡	術者贈一符予李湜，使其予三夫人相見而不相近
汝陰人	許某 女郎	士人 ☯ 神女	神女仰慕許某之德，主動許之	神女隨許某而去，育五子。許某死後攜子而不知所蹤
華嶽神女	某 公主	士人 ☯ 神女	神女主動與某相好，令某的家變得榮貴，與某育有子女	神女言其非人，讓某另娶。新婦請術士書符置於某衣中，神女與某從此斷絕往來
王勛	王勛 華嶽第三女	士人 ☯ 神女	王勛與神女相遇而死	其徒呼神巫鼓舞，王勛遂生，言其與神女之事

人鬼戀

篇名	主角	身份	相遇、結合原因	結局
閻陟	閻陟 前長史女	官人之子 ☯ 鬼	女子主動至閻陟之夢中相會	女子言明自己為鬼，贈閻陟千百紙錢，與其泣別
李佐時	李佐時 王女	為官者 ☯ 神女	李佐時為故友竇堪所舉而為陰間公主之婿	他把事情告訴弟弟後死去
李暲	李暲 姜皎 婦人	正直官員 為官者 ☯ 鬼	女子主動接近李暲，李暲把婦人與之姜皎	姜皎狎戲女鬼，婦人啾然有聲，眾人取火相照，見床上有白骨
張果女	張果女 劉乙之子	☯ 鬼 官人之子	張果女鬼魂與劉乙之子相戀後復活	兩人結婚並有數子
朱七娘	朱七娘 王將軍	倡姬 ☯ 鬼	王將軍死後尋到生時舊好娟摳朱七娘	朱七娘因亦死去
裴徽	裴徽 婦人	官人之兄子 ☯ 鬼	裴徽與女鬼相遇，隨其至家	古劍辟鬼，女鬼遂不知蹤影
李陶	李陶 鄭女郎	士人 ☯ 鬼	女鬼主動傾慕李陶，李陶明知所遇佳人為女鬼，仍不聽從親人的勸告放棄女鬼	李陶生病，女鬼更千方百計到他身邊，照顧他至痊癒。後因緣盡而女鬼離去
長洲陸氏女	陸氏女 李十八	☯ 鬼 人	陸氏女投井死，傳語求家人許婚李十八	李十八死，家人為他們冥婚
楊淮	楊淮	士流名族	楊淮遇佳人女鬼，後聽從親	女鬼報怨，遂死

	婦人	☯ 鬼	人的勸告，放棄女鬼而出家	
王乙	王乙 李氏女	人→鬼 人→鬼	王乙於李氏莊求宿，與女子甚歡。	女子因病去世，男子忽死，二人魂魄同入殯宮，家人為之冥婚
韋栗	少年 少女	人 ☯ 鬼	少女買鏡並與少年色授神與	少年後得知少女付的為黃錢，知其為鬼
河間劉別駕	河間劉別駕 婦人	為官者 ☯ 鬼	劉別駕遇女鬼並與其甚歡	在失婦後置身於荒園，得瘤病
王玄之	王玄之 婦人	人 ☯ 鬼	王玄之見婦人貌美，主動挑之並留宿	相處一年後，女鬼與其泣別並告知會有家人迎喪
朱敖	朱敖 綠袍女子	為官者 ☯ 鬼	朱敖遇女鬼而精氣失，道士以符及道術皆不可辟	朱敖轉到道士之房後無事，於松林中見觀音及神女共舞
裴虬	裴虬 戴顓	人 ☯ 鬼	裴虬暴亡而見戴顓，戴顓欲裴虬娶其女	裴虬以人神殊道拒絕，遂復生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 女子	為官者 ☯ 鬼	縣令見一女子甚美而寵之，後女子與其交換銀酒杯而去	縣令得知女子為鬼，開棺焚之
李瑩	李瑩 張某 李瑩兄弟	☯ 鬼 人 士人	李瑩死後鬼魂到了兄長南遷之處，更嫁張某而生一子	兄長得知李瑩乃鬼魂
范俶	范俶 婦人	人 ☯ 鬼	范俶因婦人貌美而欲與其相好，婦人以失梳子為由離去	婦人離去前齧范俶手臂，後范俶因體痛紅腫而死
李澣	李澣 竇滔女	☯ 鬼 人	李澣死後先後娶兩位人間婦，一人已死，另一人將於數日彼被李澣帶走	李澣對其四子交代他與妻子合葬之事後離去
李元平	李元平 美女	官人之子 ☯ 鬼	女鬼在托生前先對李元平言其前生之事	女鬼交托生後之所及合為婚姻的年齡後離去
杜萬	杜萬 杜萬妻	為官者 ☯ 鬼	杜萬之妻死後為夜叉所得，生二子	杜萬攜妻及其小兒離去，後母子並存
蘇萊	蘇萊 盧氏三女 馬二娘	為官者 ☯ 神魂 蘇萊之母	母為其子選一神魂為媳婦，蘇萊娶次女	蘇萊死於祿山之難，二京收復詔贈其為懷州刺史
劉長史女	劉長史女 高廣子	☯ 鬼 官人之子	女鬼與高廣子相好，告知其將會復生	與男子結婚，且生有數子，傳為佳話
人物戀				
篇名	主角	身份	相遇、結合原因	結局
虎婦	虎 人家女	☯ 動物 人	人化的虎取人家女為妻，後女子知其為虎	女子提問何以有一虎尾在夫背後，虎大慚而去

冀州刺史子	冀州刺史子 盧長史家女	官人之子 ☞ 動物	刺史子因女子貌美而求姻好	刺史夫妻呼子不應，破窗門而入，見其子遭大白狼所食
鄭氏子	鄭氏子 鄭氏子妻 婦人	人 人 ☞ 動物	鄭氏子與婦人結歡，鄭氏子妻遂請尼念經，婦人遂不復來	婦人辭鄭氏子而去，言其為狸二娘
上官翼	上官翼 女子	為官者 ☞ 動物	狐妖化成美女，與上官翼的兒子兩情相悅	狐精貪食成性，搶奪情人飯食，上官翼在飯食下毒，狐妖食而斃命
李參軍	李參軍 婦人 蕭公	為官者 ☞ 動物 ☞ 動物	老狐精蕭公把女兒嫁予李參軍，還把若干奴婢作為配嫁	蕭女及奴婢因妖媚蠱冶而被除，蕭公為女兒索命卻被咋狐犬咬死
李元恭	胡郎 崔氏	☞ 動物 人	狐妖誘惑崔氏，使崔氏隨他學習，崔氏隨之	崔氏到狐穴以水灌殺死了狐
李氏	李氏 小狐 狐	人 ☞ 動物 ☞ 動物	一小狐因其兄曾破壞其結婚事，屢教女子避兄之糾纏	女子擺脫其狐的狐魅之厄，狐不復再來
韋明府	崔參軍 韋明府女	☞ 動物 人	一狐魅惑韋明府之女，為滿足迎娶條件而偷用天府錢物	狐遭天庭鞭打，終不可再至人間
王苞	王苞 婦人 葉靜能	人 ☞ 動物 道士	王苞與婦人相好，葉靜能發現其身上之狐氣	葉靜能書一符予王苞，婦人得符，變為老狐而去
薛迴	薛迴 娼婦	人 ☞ 動物	娼婦數求薛迴離去，但薛迴不走	娼婦持錢至水竇，化野狐而去
賀蘭進明	進明兄子 狐新婦	人 ☞ 動物	賀蘭進明兄子新婦為狐，送家中每日一續命物	欲滿足家人願望而偷鏡，遭擊殺而死
王璿	王璿 新婦	為官者 ☞ 動物	王璿新婦為狐，每至節日皆贈人續命物	王璿職位高後，因祿重而不能為怪，狐乃不至
李麿	李麿 鄭四娘 蕭氏	為官者 ☞ 動物 人	李麿因胡婦貌美而購之，胡婦生一子後死去，李麿把其子寄親戚家，再娶蕭氏為妻	胡婦斥怒李麿及其妻，並指孩子受盡歧視

人與他物的對立

他物傷害人類

篇名	主角	身份	相遇過程	結局
王方平	王方平 二鬼	人 ☞ 鬼	王方平夢見二鬼欲入其父腹中，遂設計避免	王方平設圈套捉鬼，把鬼煮之沸之

趙州參軍妻	盧參軍妻 泰山三郎 上隸功曹	人 ☯ 神仙 ☯ 神仙	盧參軍妻因貌美而為泰山三郎劫，正諫大夫書三符授盧	上隸功曹責問三郎並救盧參軍妻。妻遂復活，言死後所遇之事
河東縣尉妻	王氏 華山府君 太一	人 ☯ 神仙 ☯ 神仙	河東縣尉妻因美色而為華山府君所取，忽有一人以朱書符救之	太一責令華山府君送還人間婦，妻遂復活
薛矜	薛矜 婦人	人 ☯ 鬼	薛矜見婦人貌美而隨其回家，後疑非人	美女突化作厲鬼，把薛矜嚇死。後有人救之，數月方醒
李氏	李氏 夫亡妹	人 ☯ 鬼	李氏見其夫之亡妹追她，後一人以馬鞭擊之	鬼魂變成了白骨
羅元則	羅元則 張明通 鬼	人 ☯ 鬼 ☯ 鬼	張明通死後訴羅元則，元則因而須死，鬼言元則欲保命需三年不出家門	元則之父以其為懶，元則因而出門，後死
張寅	張寅 婦人 家姑	人 / ☯ 鬼	張寅見路傍墳有一物，形大如橋柱而墮一人家	鄰人告知張寅乃那一家之婦人不善待家姑所致之禍
韋訓	韋訓 緋裙婦人	人 ☯ 鬼	人發現害人的女鬼後，團結一起，掘糞堆數尺，得一緋群白衫破帛新婦子	為了剷除後患而將此鬼焚燒
蔣惟岳	蔣惟岳 鬼	人 ☯ 鬼	蔣惟岳對抗七鬼、三鬼，用枕擊之，斥罵之	鬼魂不再騷擾
巴人	巴人 太白神	人 ☯ 神	巴人伐神樹而不聽太白神之言	太白神役虎噬之
費忠	費忠 費老	人 ☯ 虎	費老須依天曹日曆食費忠，為費忠發現他原為一人	費老另食一與費忠同名同姓之人
荊州人	荊州人 佞鬼	人 ☯ 鬼	人為佞鬼控制而化虎，受佞鬼指揮，搏食人畜及野獸	禪師救之，遂一生不敢出寺門
李氏	李氏 太歲	人 ☯ 精怪	李氏因掘太歲而遭滅門	一奴裝鬼假殺小蒯公，蒯公因而幸存
又	人 太歲	人 ☯ 精怪	有人掘得太歲，胡僧識之，勸其埋之	一年內人死略盡
崔惠童	萬敵 黃女	人 ☯ 動物	崔惠童之奴萬敵烹其犬黃女	犬的鬼魂咋其奴僕
楊氏	楊氏 青衣婦人	人 ☯ 動物	楊氏宅為青衣婦人騷擾，巫士亦不能制之。舉家徙至親戚處，一人獨至楊氏宅	楊氏發現青衣婦人為青羊，遂贖而殺之
石井崖	石井崖 青衣童子	士人 ☯ 動物	石井崖聞道士想吃他，固把刀之鎗頭藏懷而出店宿	後遇一虎，以鎗頭殺之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 王八	人 ☞ 動物	狐王在長孫無忌府肆意妄為	道士來長孫家捉妖，卻在苦戰後被傷，五嶽神降伏天狐
楊伯成	楊伯成 吳南鶴	人 ☞ 動物	天狐魅惑並強娶楊伯成之女，百般侮辱楊家人	楊伯成懷疑他是狐魅，請來道士捉妖。道士無法傷害天狐，後天狐為神仙所降服
劉甲	劉甲 老狐	為官者 ☞ 動物	狐妖盜走了劉甲之妻	劉甲找到狐妖古墳，發現為狐妖所盜的女子，遂殺墳內所有小狐
韋虛己子	韋虛己子 牛頭人	人 ☞ 精怪	韋虛己子為牛頭人所迫，因而掉井，家人救之	唯韋虛己子已不能言，後更死
汧陽令	天狐 羅公遠	☞ 動物 道士	汧陽令為天狐假託佛菩薩所魅，道士助其辟之	天狐強迫汧陽令之女與其成婚，道士與其大戰，天狐力竭而為道士捕之，送至新羅
張鎬	張鎬 蛇妖	人 ☞ 動物	張鎬修城時遇兩蛇妖，下令將其逐至放生池卻令池中魚鱉皆死	張鎬及參與修築的判官相繼而死

人類傷害他物

篇名	主角	身份	相遇過程	結局
黎陽客	黎陽客 荀季和 黎陽令	士人 ☞ 河公主簿 為官者	客為一鬼收留，見黎陽令在宅中受刑。後見黎陽令真有眼疾，便焚一墓以助其康復	客最後得知他所焚毀的是當天收留他的鬼的住所，故焚其舊衣以賠償鬼
王方平	王方平 二鬼	人 ☞ 鬼	王方平夢見二鬼欲入其父腹中，遂設計避免	王方平設圈套捉鬼，把鬼煮之沸之
季廣琛	季廣琛 女郎姊妹	人 ☞ 神仙	季廣琛夢見女郎姊妹來詣，卻疑其為妖，取劍刃之	季廣琛得知其為神仙後作祭將過，神遣其終身不得封邑
韋訓	韋訓 緋裙婦人	人 ☞ 鬼	們發現害人的女鬼後，團結一起，掘糞堆數尺，得一緋群白衫破帛新婦子	為了剷除後患而將此鬼焚燒
桓彥範	桓彥範 一物	人 ☞ 精怪	彥範大醉臥於荒澤中。一物在前，他張拳而前，折斷一節柳枝，使勁打鬼怪	精怪之物逃去
鄧成	鄧成 判官	復生之人 ☞ 鬼	鄧成死至地府為畜牲所告，判官放鄧成為畜牲積功德，並託鄧成讓其弟造經積功德	鄧成復生後其父母及其表丈之弟皆造經以積功德
崔惠童	萬敵 黃女	人 ☞ 動物	崔惠童之奴萬敵烹其犬黃女	犬的鬼魂咋其奴僕
楊氏	楊氏 青衣婦人	人 ☞ 動物	楊氏宅為青衣婦人騷擾，巫士亦不能制之。舉家徙至親	楊氏發現青衣婦人為青羊，遂贖而殺之

			戚處，一人獨至楊氏宅	
石井崖	石井崖 青衣童子	士人 ☞ 動物	石井崖聞一道士想吃他，固把刀之鎗頭藏懷而出店宿	後遇一虎，以鎗頭殺之
陳正觀	陳正觀 羊	人 ☞ 動物	陳正觀割羊頭後聞羊頭鳴數聲	陳正觀因受驚嚇，數日而死
李測	李測 鳥 小人	人 ☞ 動物 ☞ 動物	李測宅中出現一鳥，李測用了很多方法皆殺不死其鳥	至另一宅遇小人，李測殺一小人並至其埋葬處，知小人為鼠
畢杭	畢杭 小人	人 ☞ 動物	畢杭宅中出現許多小人，遂殺一小人而知其為鼠	畢杭以熱湯殺死所有鼠
正平縣村人	村人 老翁	人 ☞ 動物	村人為狼所逐，爬上樹並以斧頭傷狼之額。人追狼至老翁家，告知其子	其子見父額上之傷，知其為狼，恐其傷人而殺之，老翁化狼而死
張鋌	張鋌 巴山侯	人 ☞ 動物	張鋌為巴山侯邀至宴會，遇到許多貴人將軍。一人至宴會，稱宴中有人將對巴山侯不利，巴山侯不信其言殺之	張鋌發現巴山侯及宴中之人皆動物，遂出山徑找人。人遂把動物圍攻而殺之
劉甲	劉甲 老狐	為官者 ☞ 動物	狐妖盜走了劉甲之妻	劉甲找到狐妖古墳，發現為狐妖所盜的女子，遂殺墳內所有小狐
李參軍	李參軍 婦人 蕭公	為官者 ☞ 動物 ☞ 動物	老狐精蕭公把女兒嫁予李參軍，還把若干奴婢作為配嫁	蕭女及奴婢因妖媚蠱冶而被除，蕭公為女兒索命卻被咋狐犬咬死
謝混之	謝混之 二人	為官者 ☞ 動物	謝混之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眾	有二人訟謝混之殺其父兄，後一獵犬至，二人化狐逃去
唐參軍	唐參軍 趙門福	為官者 ☞ 動物	唐參軍殺五百年狐，千年狐云會復仇，唐參軍設壇辟之	一佛忽至，讓唐氏買肉。後發現為千年狐假託為佛
代州民	代州民 菩薩	人 ☞ 動物	狐妖化為菩薩住代州民家，更與其女兒私通並致其懷孕	兒子請道士作法捉妖，狐妖最終為村民所殺
劉眾愛	劉眾愛 緋裙婦人	人 ☞ 動物	劉眾愛見一狐化身婦人，以大斧斬之，復為老狐	老僧教眾愛取狐之媚珠，眾愛因而為其夫寵愛
王黯	王黯 狐	人 ☞ 動物	王黯本為狐所媚，狐遭射殺後康復	又有一狐欲與王黯成婚，王黯拒絕後便消失
李齊物	李齊物 大蛇	人 ☞ 動物	李齊物因蛇之白煙而遭廢黜，故掘蛇出並以煎油灼之	蛇死而齊物無事
天寶樵人	天寶樵人 蛇	人 ☞ 動物	樵人醉後為蛇所吞，遂以樵刀開蛇腹	樵人得出
戶部令史妻	戶部令史妻	人	戶部令史妻得魅疾，夜間會	胡人教戶部令史可以火焚其

	蒼鶴	ㄇ 動物	騎馬至別處	魅，一蒼鶴死而妻康復
謝二	東京士人 謝二	人 ㄇ 動物	東京士人為謝二傳書魏王池東，獲謝家三百千錢的報酬	士人向官府報之，謝家遭滅門
荊州漁人	荊州漁人 青魚	人 ㄇ 動物	漁人殺魚族王子及將軍	漁人得癩病，遂死
人的異化				
篇名	異化之人	身份	異化原因	結局
張縱	張縱	人→魚	張縱因好吃魚，在枉死後被罰為魚	張縱被漁夫打撈後受鐵刀削鱗之苦，在被剪頭時復活
李霸	李霸	人→鬼	李霸生前殘酷兇猛	死後化鬼更勒索及恐嚇手下
安宜坊書生	安宜坊書生	人→「鬼」	協助鬼潛入民居，獲取到病兒的魂魄	安宜坊書生得知夜間之事為真
裴盛	裴盛	人→「鬼魂」	裴盛之魂為鬼引去，以取一兒	裴盛邀鬼至其舍，鬼推裴盛之魂至其身，裴盛乃醒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	人→「鬼」	隰州佐史在陰間受刑後遭放還，唯陰間之官吏需收賄款才效他回去	佐史至胡家搶錢，傷婦人、胡兒
楊再思	楊再思	人→鬼	楊再思死入地獄，一再聲稱自己無罪，毫無悔改之心	判官乃宣讀他為官期間的種種罪行，最後將其懲治
費忠	費老	人→虎	費老被罰為虎	費忠要脅脫去虎皮的費老，並引導其食一個與自己同名同姓之人，以此免害
荊州人	荊州人	人→虎	人為佞鬼控制而化虎，受佞鬼指揮，搏食人畜及野獸	禪師救之，遂一生不敢出寺門
松陽人	朱都事	人→虎	/	朱都事被村人知其為虎，遂化身成虎，不知所去
范端	范端	人→虎	范端因其貪念幻化為虎	范端為村民所攻擊，被迫與母親分離